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五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任楫丈

南史卷五十二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四十二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子機 機弟推

南平元襄王偉子恪 恪弟恭 恭子靜 恭弟祗

鄱陽忠烈王恢子範 範子嗣 範弟諮 諮弟修 修弟泰

始興忠武王憺 子亮　亮弟暎　暎弟曄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年十三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飲文帝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幷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已生秀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仕齊為太子舍人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為尚書令居端右衡陽王暢為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游衆

頗勸懿廢之懿弗聽東昏左右惡懿勲髙又慮廢立並
間懿懿亦危之自是諸親咸為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
以下諸弟姪俱隱人間罕有發泄唯桂陽王融及禍武
帝兵至新林秀及諸親並自拔赴軍建康平為南徐州
刺史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累被
兵草人户流散秀招懷撫納恵愛大行仍属饑年以私
財贍百姓所濟甚多六年為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
船以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

參佐下者截齊物既而遺風齊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脩即日辟為西曹時夏水汎長津梁斷絶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還荆州刺史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瓠城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懐悦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籖荆州

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為援援之宜速待敕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頗敗人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璟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百姓甚悅荊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祈楚望俄而甘雨即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為弟所殺乃偽云士反秀照其姦慝望風首欵咸謂之神於荊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館也及去任行次大雷風波暴起船艫淪溺秀所問惟恐傷人十三年為

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己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内晏然夏口常為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黄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為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為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毁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薨武帝

聞之甚痛悼焉遣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及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百寮屬目性仁恕喜慍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旦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誚也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

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季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踈賤者帝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憺久為荆州刺史常以所得奉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許焉當世高才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録遂四碑並建世子機嗣

機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
多書博學强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邇小人為州專
意聚斂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葬有司請謚詔曰王好内
怠政宜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元帝集而序之子操
嗣
機弟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為簡文所親賞普通
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
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

節死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仕齊為晉安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為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沔帝欣然謂佐史曰阿八十一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行雍州州府事及帝剋郢魯下尋陽圍建鄴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荆州蕭頴冑憂憤暴卒西朝兇懼徵兵於偉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

至璝等皆降齊和帝詔以偉為都督雍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毁以為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十三年累遷為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倍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復出蕃而加奉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毁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帝每臨幸抑譬之偉雖奉詔而殆不勝喪惡

疾轉増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位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通四年為中書令大司馬甍贈侍中太宰謚曰元襄偉性端雅持軌度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當時知名者莫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齊世青溪宫改為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為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彫靡有侔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之記梁蕃邸之盛無

過馬而性多恩惠尤慤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
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平原王曼穎卒
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
建安王當知必為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
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絶者賦給之
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暗義製性情幾神等論
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
失時有匡正子姪邪僻義方訓誘斯人斯疾而不得助

主興化梁政漸替自公薨焉世子恪嗣
世子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
少未閑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
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薳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
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
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尋以廬陵王
代為刺史恪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慙不敢
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歴以善政稱太清中為郢州刺史

及亂邵陵王至郢恪郊迎之讓位焉邵陵不受及王僧辯至郢恪歸荆州元帝以為尚書令司空賊平為揚州刺史時帝未還都以恪宗室令譽故先使歸鎮社稷大寶三年薨于長沙未之鎮也贈太尉謚曰靖節王恪弟恭

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敕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位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姪縱暴州

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爲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羣賊伏其勇乃夜退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即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之子仁斬之軍門以其賄而虐也有司奏恭縱罪人專戮二千石有詔宥之遷湘州刺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

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蕃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歴觀時人多有不好懽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簡文少與恭游特被賞狎至是手令勗以政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為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

命以大柱置于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為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印侵剋百姓為荆州刺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為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巳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敘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元帝追

諡曰僖侯

子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為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内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而不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黄門侍郎深為簡文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

恭弟祇字敬謨美風儀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後歷位北兖州刺史侯景亂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

內援會州人反城應景祇遂奔東魏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位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遇武王之難逃在都下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新林乃奉迎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恢下車遽命瘞埋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

於是百姓仰德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遷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普通七年薨於州詔贈侍中司徒謚曰忠烈恢美容質善談笑愛丈酒有士大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傷物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遑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

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悏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悏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奉禄隨而散之在荆州嘗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人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悦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蕃國當佐天子臨人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服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世

子範嗣

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為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若出為益州刺史行至荆州而忠烈王憺因停自解武帝不許詔權監荆州及湘東王至範依舊述職遣弟湘潭侯退隨喪而下大同元年以開通劒道尅復華陽增封尋徵為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畧自命愛奇翫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嘗得舊琵琶題云齊竟陵世子範嗟人往物存攬筆為詠以

示湘東王王吟咏其辭作琵琶賦和之後為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莅人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修城郭聚軍糧於私邸時廬陵王為荆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啓稱範謀亂範亦馳啓自理武帝恕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為賊又童謡云莫忽忽且寛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邉已時武帝年髙諸王莫肯相服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司空邵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為丹陽尹威震都下簡文乃選精兵以衛宮

內兄弟相贰聲聞四方範以名應謠言而求爲公未幾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爲謠驗武帝若崩諸王必亂範既得衆又有重名謂可因機以定天下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王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弔人之材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臣無恨矣會理懦

而無謀所乘襻輿施版屋冠以牛皮帝聞不悦行至宿預貞陽侯明請行又以明代之而以範為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尋還南豫州刺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不臣迹露範屢啓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都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還開府儀同三司臺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守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為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於樅陽遣信告

尋陽王大心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湓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於是尋陽政令所行唯在一郡又疑畏範市糴不通範乃復遣其弟䚕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志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竟發背而薨衆祕不發喪奉弟南安侯恬爲主有衆數千範將侯瑱襲莊鐵於豫章殺之盡併其軍乃迎喪往郡於松門遇風柩沉於水鉤求得之及于

慶之逼豫章侯瑱以範子十六人降賊賊盡於石頭坑殺之

世子嗣字長㣧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皆乏絶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絶妻子爲任約所禽初範既與尋陽

王大心相持及嗣之死猶未敢發範喪
範弟諮字世恭位衛尉卿封武林侯簡文即位之後景
周衛轉嚴外人莫得見唯諮及王克殷不害並以文弱
得出入卧内晨昏左右天子與之講論六藝不輟於時
及南康王會理事敗克不害懼禍乃自踈諮不忍離帝
朝覲無絶賊惡之令其仇人刁戌刺殺諮於廣莫門外
諮弟修字世和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
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

十一丁所生徐氏喪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沉溺修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揺蕩終得無佗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絶迹野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為兼衛尉卿美姿貌每屯兵周衛武帝視之移輦初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籥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邏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

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時
王子侯多為近畿小郡歷試有績乃得出為邊州帝以
修識量宏達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為梁秦二州刺史在
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
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琅邪王廉勸
修捕之修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
飛鳥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
鳥適有臺使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

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嗣王範在益城頗有
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噂喈修深自分釋求送質
子并請助防武陵王乃遣從事中郎蕭固諮以當世之
事具覩修意修泣涕為言忠臣孝子之節王敬納之故
終修之時不為不義一夕忽有狗據修所卧牀而卧修
曰此其戎乎因大修城壘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
修遣記室參軍劉璠至益州求救於武陵王紀遣將楊
乾運援之拜修隨郡王璠還至嶓冢乃降于魏乾運班

師璠至城下說城中降魏修數之曰卿不能死節反爲說客邪命射之間信遣至荆州元帝遣與相聞修中直兵參軍陳碧甚勇有口才爲覘候見獲以辭烈被害乃遣諮議虞馨致武牛酒武謂曰梁已爲侯景所敗王何爲守此孤城修荅守之以死誓爲斷頭將軍魏相安定公宇文泰遣書喻之力屈乃降安定公禮之甚厚未幾令還江陵厚遣之以文武千家爲綱紀之僕元帝慮其爲變中使覘伺不絶於道至之夕命刼竊之及旦修表

輸馬仗而後帝安修入覲望閤悲不自勝元帝亦慟盡朝皆泣尋拜湘州刺史長沙頻遇兵荒人口凋弊修勸穡務分未朞流人至者三千餘家元帝多忌動加誅翦修靜恭自守埋聲晦迹元帝亦以宗室長年深相敬禮及江陵被圍聞至即日登舟赴救至巴陵而江陵覆滅敬帝立遥授修太尉遷太保時王室寖微修雖圖義舉力弱不能自振遂發背歐血而薨年五十二

修弟泰字世怡封豊城侯歷位中書舍人傾竭財産以

事時要超為譙州刺史江北人情獷𤬪前後刺史並綏撫之泰至州便偏發人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放免之於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仕齊為西中郎外兵參軍武帝起兵憺為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偉留守齊和帝即位以憺為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等兵逼荆州蕭穎冑暴卒尚書僕射夏

侯詳議迎憺行荆州事憺率雍州將吏赴之以書喻璝等皆降是冬武帝平建鄴明年和帝詔以憺爲都督荆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爲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于黄閤四年荆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

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酹酒於流以身爲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堤立邴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以免吏人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槥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人歸美焉七年慈母

陳太妃毀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為爹故云後為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憺性好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為常憺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方者十四年遷都督荆州

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憺于道聞喪自投于地席槀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産賻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為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即開府黄閤憺二宫悲惜輿駕臨幸者七焉贈司徒謚曰忠武憺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憺有惠西土荆州人聞憺皆哭於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亮弟暎字文明年十二為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

口策宗室可否帝知暎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奇謂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諸兒未有除命乃抗表讓焉暎美容儀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隆冬地席哭不絕聲不嘗穀粒唯飲冷水因患癥結除太子洗馬詔以憎艱難王業追增國封嗣王陳讓既不獲許乃乞頒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淦縣侯後居太妃憂泣血三年服闋為吳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製嘉穀

頌以聞中詔稱美後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懷之嘗載粟帛遊於境内有遇貧者即以振焉勝境名山多所尋履及徵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乂行部伍中暎見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之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名賜之食食兼於人撿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

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内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别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暎後歷給事黄門侍郎衛尉卿廣州刺史卒官謚曰寬侯

暎弟曄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陸侯㦛特所鍾

愛常自送之曰吾所深憂左右問其故荅曰其過俊發恐必無年及憒不豫侍疾衣不釋帶言與淚并憒薨扶而後起服闋改封上黄侯位兼宗正卿簡文入居監撫曄獻儲德頌遷給事黄門侍郎出為晉陵太守美才仗氣言多激揚常乘折角牛穀木屐被服必於儒者名盛海内為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並預密宴號東宮四友簡文曰有五六使來往曄初至郡属旱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雀林村舊多猛獸為害曄

在政六年此縣遂息卒于郡初睢寢疾歷年官曹擁滯

有司案謚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謚替侯

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分建子

弟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盤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武

遠遵前軌藩屏懿親至於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

固亦梁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

道綏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黷彝典一撓

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為甚正德穢行早顯逆心夙搆比

齊襄而迹可匹似吴濞而勢不侔徒為賊景之階梯竟取國敗而身滅哀哉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美盖亦有梁之間平也

南史卷五十二

南史卷五十二考證

南平元襄王偉傳偉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倍監本誤陪今改從梁書

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平原梁書作太原

子恭傳下官歷覼時人多有不好懽興○興一本作樂

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私梁書作弘誤

鄱陽忠烈王恢傳文帝第十子也○十梁書作九盖文帝十男恢居其末此總計高祖兄弟而稱為第十子

耳

中山聽樂可得仕悅○悅梁書作說

子範傳乃泝流西上軍於巍陽○巍梁書作擬

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梁書共字下有治字

範將侯瑱襲莊鐵於豫章○瑱監本訛填今从陳書改

始興忠武王憺傳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徒我反○徙梁書作徒

史臣論盤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書犬牙作凝脂寄深

作樹斯

南史卷五十二考證

南史卷五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三

梁武帝諸子

武帝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修容生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昭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修容生武陵王

紀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强仕方有家嗣時徐元瑜降而續又荆州使至云蕭頴胄暴卒時人謂之三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為皇太子時年幼依舊於内拜東宫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庚戌出居東宫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

宮恒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為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紿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為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寛縱者即使太子決之建康縣獄誣人誘口獄翻縣以太子仁愛故輕當

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孥戮今縱不以其罪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年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游冠金蟬翠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别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

義殿咸以為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絶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為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絶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無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無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

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劉僕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為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嘗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以舉樂

為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為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鐃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内樂自他書自己劉僕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辭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絶武帝敕中書舍

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强進飲粥太子奉勑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勑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為汝如此胷中亦填塞成疾故應强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勑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幾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

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

水有清音軌懋而止出宫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甞少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畧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為備棺槥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輙斂容變色常以户口未實重於勞擾吴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

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弈假節發吴吴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遣王弈等上東三郡人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吴興一境無復水災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吴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吴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恒役之民今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强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人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

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
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虛實若善
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末受其益內地已離其弊不
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武帝優詔以喻焉太子
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
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
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
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誡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

輙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
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武帝
比至已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謚曰
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為哀冊
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宫門號泣滿路四方甿庶
及壃徼之人聞喪者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宫禁防捉
荆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
代之頻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梓邊恐廚人獲罪不令

人知又見後閤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薨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江公詧封岳陽郡王詧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各三千戶女悉同

正王蔡妃供侍一同常儀唯別立金華宮爲異帝既廢嫡立庶海内噂喈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岳陽王詧流涕受拜累日不食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宫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

為太子所愛邈之晚見踈於雅密啓武帝云雅為太子

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㺚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

諫得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慙慨故其

嗣不立後邵陵王臨丹陽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議以

為誘略之罪牒宫簡文追感太子寃揮淚誅之邈之兄

子僧隆為宫直前未知邈之姪即日驅出先是人間謡

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

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為來子哭云

帝哭也歡前為南徐州太子果甍遣中書舍人臧厥追歡於崇正殿解髮臨哭歡既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決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業又以心銜故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决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還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將軍江州刺史甍謚安王子棟嗣

棟字元吉及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為主棟方與妃張氏

鋤葵而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為泣而升輦及即位升武德殿欻有迴風從地涌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時人知其不終於是年號天正追尊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安王為安皇帝金華敬妃蔡氏為敬皇后太后王氏為皇太后妃為皇后未幾行禪讓禮棟封淮陰王及二弟橋樛並鎖於密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逢杜崱於道崱去其鎖弟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初王僧辯之為都督將發諮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

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之内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由是帝别敕宣猛將軍朱買臣使行忍酷會簡文已被害棟等與買臣遇見呼往船共飲未竟並沉于水

河東王譽字重孫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累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建鄴譽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元帝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元帝曰河東

起兵岳陽聚米將來襲江陵元帝甚懼沉米斷纜而歸因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疑人使三反譽並不從元帝大怒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為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陳示禍福譽謂曰欲前即前無所多説泉軍于石槨寺譽逆擊不利而還泉進軍橘洲譽攻之又見敗於是遂圍之譽幼而有驍勇馬上用弩兼有膽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元帝又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譽將潰圍而出會其麾

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無恨主者曰奉令不許遂斬首送荊鎮元帝返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豫章王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為侍中鎮右將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

帝七月而生綜宫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一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洩綜相抱哭每日夜恒泣泣又每靖室閉戸藉地被髪席藁輕財好士分施不輟唯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麤服厨庫恒致罄乏常於内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

能行三百里嘗有人士姓王以屯蹟投告綜于時大之
唯有眠牀故皂複帳即下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云
之會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唯武帝不疑及長
有才學善屬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
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
戲於前晝夜無别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也淑媛恒節
其俯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内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
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攥殺駒犢常陰服微行

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帝性嚴斷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所行弗之知也於徐州遷鎮表陳便宜求經略邊境帝並優敕答之徐州所有練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樹之詩言其賄也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

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每對東宮及諸王辭色不恭遜嘗改歲後問訊臨川王宏出至中閤登宏羊車次遺糞而出居都下所為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為都督南兗州刺史頗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隅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綜求得北來道人釋法

鸞使入北通問於寶寅謂為叔父襄陽人梁話母死法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遣話錢五萬及葬畢引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来通魏尤數每舍淮陰苗文寵家言文寵於綜綜引為國常侍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并攝徐州府事武帝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為北所禽手敕綜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話苗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

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問其名氏不荅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荅其拜送于洛陽及旦齋內諸閤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𠯗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城中既失王所在衆軍皆退不得還者甚衆湘州益陽人任焕常有騅馬乘之退走焕脚為抄所傷人馬俱斃焕於橋下歇抄復至焕脚痛不復得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

煥乃得上馬遂免難綜長史江華大府卿祖暅並爲魏軍所擒武帝聞之驚駭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陽王梁話苗寵並爲光禄大夫綜改名纘字德之追服齊東昏斬衰魏太后及羣臣並弔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絶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吴淑媛俄遇鴆而卒有詔復其品秩謚曰敬使直主其喪及蕭寶寅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度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

之送洛陽魏孝莊初歷位司徒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之至洛也送綜啓求還時吴淑媛尚在敕使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魏初綜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以申其志當時莫不悲之後梁人盜其柩来奔武帝猶以子禮祔葬陵次直字思方位晉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也天監七年封南康郡王十年為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主者有

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非之覺績見而詰之便即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七年為都督南兖州刺史在州以善政稱尋有詔徵還百姓曹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為州任優詔許之普通四年徵為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為江州刺史丁董淑媛憂居喪過禮因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不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疾薨于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績寡玩好

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既甍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

會理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為武帝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十五為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劉納每禁之會理心不平證以贓貨收送建業納歎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會理厚送資糧數遣慰喻令心腹於青草湖為盜殺納百口俱盡累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侵至彭城為魏師所敗退

歸本鎮二年侯景圍城會理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豈天子意咸勸拒之會理用其典籖范子鸞計曰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令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虜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遂納紹先紹先入以烏幡麾衆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為司空兼尚書

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爲内應皓敗辭相連及侯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及北兖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舊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尅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内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

曰善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賁以謀告王偉偉遂收會理及其弟通理時有錢唐褚冕會理之舊亦因於省問事之所起考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顧壁閒之遥曰褚郎卿豈不為吾致此邪然勿言王偉害會理等冕竟以不服偉赦之會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馬封祁陽侯至是亦遇害

通理弟乂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

耳乂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哀感為之
停者三人服闋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為之收涕
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乂
理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甞不廢卷歎
曰一生之内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甞祭孔文
舉墓并為立碑製文甚美及侯景内寇乂理聚客赴南
兗州隨兄會理入援及城陷乂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
為質乞師行二日會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防

嚴不得與兄相見乃偽請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固安主曰兄若至願使善為計自勉勿顧以為念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都以魏降人元貞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恠不受乂理曰後當見憶會祖皓起兵乂理奔長蘆為景所害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廬陵王少英果旅力絶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

任城也嘗馳射於帝前續中兩麞冠於諸人帝大悦中大通二年為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大同元年遷江州刺史又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為都督荆州刺史薨贈司空謚曰威始元帝母阮脩容得幸由丁貴嬪之力故元帝與簡文相得而與廬陵王少相狎長相謗元帝之臨荆州有宫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行宫戶禁重續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和之不得元帝猶懼送李氏還荆州世所

謂西歸內人者自是二王書問不通及續甍元帝時為江州閒問入閣而踞傑為之破尋自江州復為荊州荊州人迎于我境帝數而遣之吏人失望續多聚馬仗蓄養趫雄耽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遣中録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為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世子憑以非前誅死

次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内庫閲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特乞汝他皆此類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也少聰頴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廝隸嘗問賣䱓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䱓以死自

是百姓悅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籤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剥褫捶之於庭忽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轜車挽歌為送葬之法使嫗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土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中大通四年為揚州刺

史綸素驕縱欲感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采絲布數百
疋擬與左右職局防閤為絳衫內人帳幔百姓並關閉
邸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采經時不能得敕責府丞何
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
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何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
之刃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
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軍將宋鵲子條姓名以啓敕
遣舍人諸曇粲領齋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

爪撤智英子高驍勇踰牆突圍遂免智通子敬之割炙食之即截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敬卓載錢設鹽蒜雇百姓食撤一臠賞錢一千徒黨并毋肉遂盡綸鎖在第舍人諸曇粲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為庶人經三旬乃脫鎖頃之復封爵後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為武帝賞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旬日間拜郢州刺史太清二年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搆逆加征討大都

督率衆討景將發帝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蕩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鍾離景已度采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為三道攻綸綸大破之翊日賊又來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

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至鍾山戰敗奔還京口軍主霍俊見獲賊送于城下逼云已禽邵陵王俊偽許之乃曰王小失利政為糧盡還京口俊為託邏所獲非軍敗也賊以刀背敺其髀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俊中書舍人靈超子也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東土皆附臨城公大連懼將害已乃圖之綸覺乃去至尋陽尋陽公大心欲以州讓之不受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

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聽事爲正陽殿内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幄帳無何風起飄沒于江于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爲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即日大敵猶强天讐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

逆寇未除家禍仍搆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為藩屏盤固宗鎮彊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脩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

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躓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沙門法馨與綸有舊藏之巖石之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偉先在外聞綸敗馳往迎元帝復遣將徐文盛追攻之綸復收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懼為所執復歸齊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孝者綸之故吏開城納之綸乃脩復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聞之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破城執綸綸不

為屈通乃卧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横道路周回數步獨不霑灑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黄雪霧糅唯冢壙所獨不下雪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殯焉百姓憐之為立祠廟岳陽王詧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㲄議謚法怠政交外曰攜從之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閒有輙求既得即散士亦以

此歸之初鎮京口大造器甲既涉聲論投之于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及廬陵之沒綸觖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㑆知之其謀頗洩又綸獻曲阿酒百器上以賜寺人飲之而斃上乃不自安頗加衛士以警宮內於是傳者諸相疑阻而綸亦不懼武帝竟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

室爭競為天下笑

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為戲耳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堅私室醖釀亟有烹宰不相霑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弟確

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尤工楷隸公家碑碣皆使書之除祕書丞武帝謂曰為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封為正階侯復徙封永福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為狂左右或進諫確曰聽吾為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羣賊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甚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返不以為勞諸將服其壯勇軍敗賊使負砲不之知也確因隙自拔得達朱方及後侯景乞盟憚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為後

悉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為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
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欲先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
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綸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
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
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
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為
我斬之當齎首赴闕伯超揮刃眄曰我識君耳刀豈識
君確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

入啓時武帝方寢確曰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否對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禁縋下僅得至此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乃不累子孫乃使確爲慰勞文謂曰爾速去謂汝父無以二宮爲念及出見景景愛其旅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鳶羣賊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即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綸遣典籤唐法隆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欲手刃之卿還啓家王願勿以一子爲念

後與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寛和喜怒不形於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為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三年為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帝曰天下方亂惟益州可免故以處

汝汝其勉之紀歔欷旣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
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開建寧越嶲貢獻方物十倍
前人朝嘉其績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
成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於是朝野屬
意焉及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敕
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
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鎭遣世子
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

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繹遣鮑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曰蜀中斗絶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僣號於蜀改年曰天正暗與蕭棟同名識者尤之以為於文天為二人正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紀又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南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

郡太守永豐侯撝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並固諫皆殺之僧略僧辯弟怦勉從子也以諫且以怦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以爲反於已誅之永豐侯撝歎曰王不克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爲謂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丁卯元帝遣萬州刺史宋蓮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圓正時爲西陽太守呂至鎖

于省內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不得紀以為潼州刺史楊法深求為黎州刺史亦不得以為沙州刺史二憾不獲所請各遣使通西魏及聞魏軍侵蜀紀遣其將譙淹回軍赴援魏將尉遲迥遍涪水楊乾運降之迥即趨成都五月已巳紀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鎖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甚憂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元帝乃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

猛將軍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紀築連城攻絕鐵鎖元帝復於獄拔謝荅仁為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紀之將發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舟無雨而水長六尺劉孝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黒龍負舟其將帥咸謂天助及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劒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所為先是元帝已平侯景執所俘馘頻遣報紀世子圓照鎮巴東留執不遣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荊鎮為景所滅疾下

大軍紀謂為實然故仍率衆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既居尊位宜言於衆敢諫者死蜀中將卒日夜思歸所署江州刺史王開業進曰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僉以為然圓照劉孝勝獨言不可紀乃止既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叡傍險出法和後臨水築壘禦琳及法和元帝書遺紀遣光州刺史鄭安中往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㟁方紀不從命報書

如家人禮既而侯叡為任約謝荅仁所破又陸納平諸軍並西赴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玆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壁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

盡言大智紀別字也帝又爲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烏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貫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看詩而泣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游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遶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卿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

逼圍而守之法和馳啓上密敕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率甲士祝文簡張天成拔刀升舟猶左右奔擲第五子圓滿馳來就父紀首既落圓滿軀亦分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問圓照曰阿郎何以至此圓照曰失計頗為公作奴法和叱遣之

圓照字明周中大同初為益州東齋郎宋寧宋興二郡太守遠鎮諸王世子皆在建鄴質守帝特愛紀故遣以副紀紀之構釁悉其謀也次弟圓正先見鎖在江陵及

紀既以兵終元帝使謂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而圓正既奉此問便號哭盡哀以禍難之興皆由圓照於是唯哭世子言不絕聲上謂圓正聞問悲感必應自殺頻看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獄及見圓照曰阿兄何乃亂人骨肉使酷痛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云計誤並命絕食於獄齧臂啖之十三日死天下聞而悲之

圓正字明允紀第二子美風儀善談論寛和好施愛接

士人封江安侯歷西陽太守有惠政既居上流人附者甚衆及侯景作逆圖正收兵衆且一萬後遂跋扈中流不從王命及景破復謀入蜀元帝將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嗣王恪等醉而囚之時紀稱梁王及紀敗死為有司奏請絕紀屬籍元帝許之賜姓饕餮氏紀䂊為武帝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先啓黄扉兄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為征西綸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乃前我朝

廷憒憒似不知人武帝聞之大怒曰武陵有恤人拓境之勲汝有何績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廐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輙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矟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黄金一斤為餅百餅為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其他錦罽

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為用紀頗學觀占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望氣色歎吒天道榷林聲聞于外有請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埋於沙州不封無櫬元帝以劉孝勝付廷尉尋免之初紀將僭號祅怪不一内寢柏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祅花非佳事也時蜀知星人說紀曰宫若東下當用中年太白

出西從之為利中歲發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北及明年則已東出矣

論曰甚矣讒佞之為巧也夫言附正直跡在恭敬悅目會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楚嫡踈漢嗣可為太息良非一塗以昭明之親之賢梁武帝之愛之信謗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況於下此者也綜處秦政之疑懷負尺之志肆行狂悖卒致奔亡廬陵多財為累雄心自立未及騁暴早卒為幸南康為政有方居喪以禮

惜乎早夭不拯危季邵陵少而險躁人道頓忘晚致勤
王其殆優矣武陵地居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
及乎

南史卷五十三

南史卷五十三考證

昭明太子統傳徐元瑜降而續又荆州使至○又監本誤人今从南本

時年幼依舊於内○梁書於字上有居字應增入

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通一本作融

胸中亦填塞成疾○填梁書作圯

不倿我恒爾懸心○倿梁書作使

不畜音聲未㪍少時敕賜太樂女妓一部畧非所好○

梁書無未毳二字又太作大

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奕○奕梁書作弁

唯信義去秋有捻○信義梁書作義興

為英華集二十卷○梁書同應从南本改為文章英華集二十卷

復還徐方之象也○還監本作遠

河東王譽傳譽曰各自軍府何忽疑人○疑梁書作隸

南康簡王績傳天監七年封南康郡王○七梁書作八

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梁書無少字

子又理傳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八監本誤三今改

从閣本又安樂梁書作建安

邵陵攜王綸傳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徐梁書

作兗又云中大同元年出為統東將軍南徐州刺史

本書不載殆彼此互訛也

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何

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梁書作令容戴子

髙於都巷刺殺之

綸遂與子躓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躓梁書作確下文確傳確自臺城出即在景左右旋欲手刃景為賊所殺則確未嘗有走武昌事當以躓為是

子確傳後徙封永安○安監本訛福今从梁書

武陵王紀傳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解者以武陵王梁書作解者以為武王者武陵王也較明

六月紀築連城攻絶鐵鎖○紀梁書作約誤也上文元帝命陸法和鎖江以斷峽遣劉棻共任約西赴下文元帝復以謝荅仁上赴所謂赴者皆赴法和也則此攻絶鐵鎖自當屬紀不當屬約矣

武陵王紀子圓正傳讖者曰王敕袄花非佳事也○袄梁書作枖

南史卷五十三考證